谿谷漫筆

二

共二

仁穆王后之喪余奉　教撰哀冊文有載命彤管俾讚芳塵之語金判書藎國謂余曰彤管乃女史所用於此用之恐失本旨余記得古人以紀事之筆謂之彤管而未省出於何書不能破其疑也久之偶看事文類聚有曰史官載事用彤管以紀事出古今註然後乃始釋然昔楊大年蘇子瞻作文使事必令子弟檢出故實余平生為文亦不敢用疑事而只緣善忘不能省記其出處殊可歎也

我國官制略倣前代而至於時俗稱謂往往有無據者古者御史臺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隷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隷焉殿中與監察名實皆不同而今世以監察為殿中其無據一也潘岳秋興賦序有曰寓直於散騎之省後人多用騎省語然散騎左右常侍分屬於門下中書二省與尚書兵部逈然不同而今人例以兵曹為騎省其無據二也魏晉以来以三公府為三司唐時有重獄則令三司按問三司者中書門下及御史臺是也或

以御史刑部大理爲三司宋以户部度支鹽鐵爲三司而今則司憲司諫弘文稱三司其無據三也古者翰林院稱以玉堂今之弘文藝文二館猶古之翰林也而弘文則稱玉堂藝文衮下稱翰林析而二之其無據四也古者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各有左右分屬於中書門下以其在掖垣謂之諫垣今以司諫院爲薇垣垣卽諫垣之垣其曰薇者何所指也其無據五也此外如政院之爲銀臺注書之爲堂後皆倣麗朝舊號而惟承文之爲槐院未知何所據也雖然流傳

既久遂成故實余亦未免循俗用之亦可笑也諱灾喜諂人主之通患雖明主亦所難免開元五年玄宗將幸東都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灾異爲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八閤供奉恩禮更厚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

上不聽胡致堂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乎其逢也甚矣愚謂以玄宗之明達當初政清明而姚崇亦一時賢相也乃不免陷此過擧吁可惜哉吁可懼哉

文章自有定價其一時輕重或繫於名位而千秋不朽則顧其實如何耳左太冲初賦三都時人未之重也乃從皇甫士安得其序然後人始斂衽讚述以今觀之太冲之賦將與楊馬並傳而玄晏雖有高名其文章之傳蓋寡寡也然則一時之名果足爲千秋輕重哉

天啓丙寅姜王二詔使之来也到箕城姜出弔箕子賦一篇凡百十八韻詞頗巨麗多用奇僻字盖盧柟之流亞也姜公雖有詞藻筆勢淺局非詞賦手且身經箕子故都得見丘墓所在及井田遺墟宜有俯仰千古之感而賦中只泛讃箕子而已殊無經過目撃之意此必在中朝日倩筆宿構者也于時北渚金相公為儐使子容德餘諸人在幕中皆難於報章既入京屬余次韻余不得辭適會意到不至大費締思一日而成車滄洲雲輅見之[illegible]稱羨以為一字不可損益賦

在皇華集中第未知中國騷人見之以爲如何也

古人識高筆力簡嚴詞約而意盡如漢書稱述高祖始曰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終曰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此僅數語耳形容高祖爲人無以復加使後之文人爲之不知更費幾何語也盖惟其識高故能有此筆力也

高帝十二年詔秦始皇帝與守冢二十家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各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甚盛擧也獨不及於義帝何也豈以

義帝在江中被弑未有冢墓故耶不然高帝縞素發喪之舉可謂無終始者也

班固作古今人表自伏羲下至戰國人物分爲九等其疎謬不可盡舉而就其甚者左丘明屈原漁父藺相如叔向之母列於上中與伊尹傅說顔閔等而曾子降于上下紂與妲己居下下而桀末喜升在下中品第升降無据如此

漢平帝時王莽秉政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盖宣是謚而尼則因其字也後世加封增謚有大成至聖文宣之[illegible]然其原始于莽矣

分類杜詩註中有所謂蘇曰者謂出於東坡也其事多新奇而絶不見於他書余常疑之今見朱子集中辨其妄以爲此乃閩中鄭昂尙明僞爲之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傅其前人名字託爲其語决非蘇公書也余乃釋然世間僞書如此類者甚多不有識者看破何能辨其眞贗哉

史記微子世家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後人因其說而不能辨余常疑之方殷之將亡也箕子與微子比干各論其心事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

僕欲以此自靖而獻于先王殷既亡箕子只為武王一陳洪範而已若受武王之命而享其封爵是遂臣於周而變其初志也微子之受封為存宗祀猶有可諉者若箕子受朝鮮之封於義將何據也況朝鮮是時未嘗服屬中國武王安得取其地而封拜諸侯乎史遷此說明是謬妄漢書地理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此語甚有理盖箕子去中國而入朝鮮鮮民共尊以為君亦猶泰伯適蠻荊而遂君其地也昔年余次姜詔使曰廣弔箕子賦

謂箕子[illegible]武王之封而自来朝鮮趙丈持世頗疑其無據不知正用班固意也

朱子作張魏公行狀謂李綱以私意殺宋齊愈曲端實有叛狀與史家之說大不同蓋據南軒所記也

魏公行狀四萬三千餘字有文字来未有如是多者狀中記魏公五代祖某壽百二十歲而却不書魏公享年幾歲亦未可曉也

王摩詰櫻桃詩曰惣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含残余嘗以春薦二字為可疑旣而讀漢書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師

古註曰禮記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摩詰詩蓋用此語也然考之月令非仲春乃仲夏也然則此事始誤於叔孫通再誤於顏師古而摩詰又踵其誤而用之也或曰詩人詠物意興所到信筆成語不必太拘拘也此亦摩詰畫雪中芭蕉之類也其義亦通

三代而下人臣壽貴之極無如漢張蒼而其次則宋有文彥博明有劉健張蒼累遷二千石封北平侯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十五年正當文帝太平之世漢初三公大抵椎樸無文而蒼獨好

書無所不通爲時名相罷相時年踰九十以列侯家居十年而卒年百餘歲其子傳封至孫而國除文彦博出入將相五十年九十二卒劉健爲弘治名相之首九十四卒此外如漢之石奮魏高允明魏驥諸人雖有期頥之壽官位未極公相郭汾陽富鄭公貴福隆盛而壽未及九十差爲欠缺

西漢二百餘年父子作相者只三人周勃亞夫韋賢玄成平當晏絳侯以開國勳臣終成安劉之業而條侯亦平七國之難父子勳名冠絶古今

可謂盛矣韋氏父子雖有時名亦平平耳平氏則碌碌充位不足道也東京父子三公者甚多而弘農楊氏汝南袁氏最盛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四公袁安子敞敞子湯湯子逢隗四世五公然其名德之美則袁不及楊遠矣唐世父子作相者十數家而蕭嵩子華孫復曾孫俛玄孫寘五世孫遘六世七相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世爲相韋思謙二子承慶嗣立鄭珣瑜二子覃朗父子三人爲相此其最盛者也宋朝父子爲相者不如唐多而呂蒙正姪

夷簡夷簡之子公著史浩子彌遠彌遠之姪嵩
之皆三世登庸亦可謂盛矣然若論相業可觀
者則在唐無如蘇瓌蘇頲韓休韓滉李吉甫德
裕而宋則韓琦忠彦人所盛稱者也

古人有二字名而一字字者鄭當時字莊焦延壽
字贛張釋之字季顔之推字介

李陵請擊匈奴自言所將屯邊之士力扼虎射命
中及兵敗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使
五矢中一虜十萬胡騎盡矣而陵卒以敗沒所
謂射命中者安在哉

司馬相如詞客也且有佚行其人不足道也然其保身之智實有過人者不可不知也武帝雖好文愛才而天性嚴酷果於誅殺一時文學之士昵侍左右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屬皆坐法誅死雖以大史公之才亦不免蚕室之僇士之立於本朝者其處身可不謂難哉相如本以詞賦進旣而奉使建節立功徼外功名亦不薄矣晩節乃能稱疾謝事不與公卿之議卒以天年終雖謂之善始善終可也以擬東方曼倩跌宕神奇則不如也閒澹優游似爲勝之

相如封禪書後人以為死不忘諫林逋詩曰茂陵
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其譏之切矣然
余觀漢儒皆以封禪為帝王之盛禮太史談以
病不得與其事至發憤以死一時習尚如此亦
可笑也相如之為此書蓋未免狃於俗見而亦
欲自發其雄文耳非有意於媚上也相如在世
時擁文君閒居茂陵絶意仕官久矣死而效諂
將欲何求必不然矣

淮南小山招隱盛言山中岑寂虎豹熊羆咆嗥可
畏人不可久留當早歸来也陸士衡左大冲皆

作招隱詩乃反稱山居閒適之趣欲人之来隱
盖小山之招隱招山人以出而陸左之招隱招世
人以隱其意正相反也王康琚作反招隱以反
陸左之意而題目便與小山異至朱子作招隱
反招隱二操始復小山本指讀者不可不知
中國通州驛樓有安南國使臣題詩三章曾有人
錄得者其首章曰潞河河上驛樓前日永風清
思豁然北望長安纔咫尺南瞻衡岳隔三千四
方弧矢初心契萬里君親一念懸早晩金臺回
馬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會群仙萬歷甲戌季夏安南國

使晦齋阮琳南詠[illegible]章曰半簇危樓枕水前登臨行客興悠然範柱點檢詩三百梅驛驅馳路八千上國衣冠前度熟左門弧矢夙心懸男兒到此真奇事休說三神海外仙安南副使阮淮子清三章曰十二闌干霽景前望窮沙漠接燕然車同軌轍統歸一臺箏黃金價倍千路遠南交霜屢閱天低北極日長懸擧頭喜見紅雲近香案叨陪次第仙安南書介張孚說殷臣此詩之作去今已閱一甲子矣安南去中國萬餘里土風民俗必有風馬牛不相及者然其聲律意

境宛然不殊信乎詩之發於性情而所謂書同文者非虛語也且南交絶域之人憑此一首詩能使姓名流傳三韓詞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天祿終而盡也漢書策立齊王文曰允執厥中天祿永終此言終保天祿也引用經文全句而反其本旨古人為文不拘如此

我東有二大儒皆有重名於斯文而皆有大可疑處圃隱能以死殉國而禑昌之廢戮不能有所樹立至列於九功臣之一可疑也佔畢齋委質

光廟而吊義帝之作大犯春秋諱尊之義蓋有是心則不當立於其朝既立其朝則不當作此文也心事矛盾義分俱虧此二可疑也自文忠從享文廟後學不敢復議其得失而戊午史禍之後人亦不欲論其事未知千載尚論以爲如何也

歐公小說載西南夷人以梅聖俞雪詩織布事而聖俞墓志不記其事楊龜山行狀有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之語而胡文定作墓志亦不書其事曰姓名爲蠻夷所知豈足道哉古人爲金石文字謹嚴如此

王弇州詩曰冠盖幾多狐父里文章若個夜郎王

文人口業如此宜其與世抹摋

史記孟荀列傳曰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

去邠按孟子滕文公問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孟

子因言太王去邠事初不為梁惠王道也且孟

子書中原無梁惠攻趙事不知太史公何所據

而為此說也

秦檜曾孫鉅宋末通判蘄州金人来犯城破與二

子浚渾同死贈官封義烈侯立廟祠之此與沈

同之善惡不係世類如此

李相元翼吳相允謙皆耆舊宿德而李相名益重李相在世時屬李埈叔平預撰墓碑盖不欲其溢美而李作稱道甚盛吳相臨終遺命勿立碑勿請謚二公所為正相反而論者謂李相於此當輸吳相一着云

萬暦庚申余方廢錮薄游嶺西客東有一絶云滿地殘花半作泥夜来風雨暗前溪望鄉臺上空惆悵雲樹千重夢也迷觀者謂此詩結句語意悽黯恐涉不祥頗為余憂之或曰雲樹千重足見前途逈遠有不盡之意非不祥語也其後數

歲余幸遭遇宦業通顯去今已十有七年矣或者之言殆驗矣

芝峯集中多夢作詩而皆佳往往勝他作亦一異也余平生必夢夢亦不甚明了夢中有所作多未成章或成章而既覺不能記草稿中只錄一絕而亦不能佳豈亦關於精魄之强弱耶未可知也

趙承旨持世言於余曰栗谷入山時或云落髮或云否也嘗以問于沙溪沙溪言似是落髮而唯金南窓力辨其不然曰栗谷下山一二年

為應舉入洛聞其至往省之時栗谷已有盛名賓客滿座栗谷對衆梳頭髮長幾委地乃至立梳長髮之人於數年間決不若是長也其不曾落髮明矣又故直長李謹誠文伯之諸父也與鄭公以周鄰居鄭公與栗谷少時友也亦言栗谷初出山入京即往見與之同宿髻大如拳世傳其剃髮者妄也李直長親聞其言而説與持世云蓋沙溪雖親登栗谷之門嚴不敢請問入山時事只聞世俗流傳而以為信然金鄭二公皆與栗谷交友目擊其狀而言之二公皆非妄言

者其言可信矣夫栗谷業已入山則其落髮與否只是粗迹有不足辨然世傳之非實則金鄭二公之言足以為證矣

白香山年十八病中有詩曰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此豈未弱冠人邪道語然樂天壽詩貴兼至年近八秩而終亦未可知也且此是樂天必作而宛然長慶風調乃知文章韵趣本出於天得未甞有老少之異也

温庭筠渭上題詩有曰呂公榮達子陵歸萬古烟波遶釣磯橋上一逢名利迹至今江鳥背人飛

我朝金恍卿詠渭川垂釣圖曰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鳥亦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釆薇二詩俊爽頗相類然温詩直以名利譏太公殊無意致恍卿之詩用意深遠有關世教識者自能辨之世謂古今人不相及真影響語耳

昔歲余在隱約守申夜有詩結句曰任爾三彭饒赤舌此心元自有天知今日偶觀唐萬首絶句程紫霄詩曰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詩人暗合往往有如是者恐觀者或謂余詩

使此語漫為志之

漢高士韓康字伯休賣藥不二價陳簡齋詩曰賣藥韓康伯乃合其姓名與字而用之也似可援例

古人尚質其稱號甚簡樸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制也自後漸就彌文然衰周以来如鬼谷子東園公角里先生河上公之屬乃是一時人相指稱耳未必其自號也陶弘景自稱華陽隱居凡書疏来往不用姓名後人之以別號代名字盖昉於此唐人重行第雖官位穹顯必兼稱第幾皆[illegible]之青蓮子美之杜陵亦詩語中偶

舉之非其常所自稱也唯王無功之東臯子陸
魯望之天隨子之類頗同陶隱居宋人始盛用
號南渡以後無人無號至於近代則雖武弁商
客下至厮役之賤無不有號其猥雜極矣王元
美同輩諸公事事尚古雖各有號至於書牘詩
章例稱字而不用號頗覺古雅然佗人用號自
如也我東別號之雜近來尤甚余甚厭之嘗欲
效元美諸人所爲而牽帥俗例尚爾因循偶看
陶華陽事漫志之
詩家最忌剽竊而古人亦多犯之自唐以下不足

言如左太冲詠史詩有曰臨組不肯緤對珪寧
肯分謝靈運述祖德詩全用其語設令後人用
之亦必略加點化而乃如是殊未可曉也
劉琨贈盧諶詩曰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一事
分作二句重複不成語可笑不有百鍊繞指一
結何以八選
余從華人朱佐問中國試士取人之制朱言凡民
之俊秀者已冠為儒生未冠為童生許應生員
試初場縣令生試試四書義二八格者許赴府
試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試書義二經義一八格者許赴提

學道試入格者覆試一場以定批首是為生員始着儒冠衣闌衫穿皂靴被紅揷花是後始不跪人矣鄉試亦有初試唯生員許赴初場縣二場府三場道皆試書二經一入格者謂之科舉秀才許赴鄉試初場書義三經義四次場表論判五三場策問五入格者許赴會試試格皆同鄉試中式者赴殿試策一道耳鄉試初試批首至五名許補廩饍生員一邑二十四員歲食廩膳銀十二兩限二十年不中舉人則依次歲貢一員是為鄉貢進士其或遇慶事則考選各道

邑廩生一塲四義八格者稱為選貢一名恩貢
比歲貢為勝矣監生者納銀者也儒童納監銀
五百生員三百增廣生員二百廩生一百是為
太學生許赴京畿鄉試京畿人材之盛不如南
方得舉差易故以是為利耳貢士亦許赴京畿
鄉試舉人不中會試則許出仕大抵舉人官可
至六卿選貢可至布政歲貢監生則可至知府
云朱言中國科塲以經書義為主故業舉者亦
專治之舉子習業製義多至數千篇朱亦自製
二千餘[illegible]

乙亥秋[illegible][illegible]言請禁中外關節至丙子夏因金時讓劉子中明前禁至有犯者論死之 命自是士夫間不敢輒通請囑之書矯枉過直雖尋常書問亦多停廢論者頗有罔寥之歎然余曾看古類書云法書所集書帖多是吊喪問疾此盖魏晉間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則不得輒行尺牘故王羲之書首云死罪違令故也以此觀之書疏之禁其来也久矣

立言難於得中以韓昌黎之文學猶未免有失況其下者乎昌黎喜稱楊雄其與馮宿書曰桓譚

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夫老子雖異端要非子雲所可及周易成於四聖人子雲擬之作太玄君子猶以爲僭況可勝之乎侯芭之言極無謂退之猶有取焉信乎知言之難也

井蛙疑海夏虫疑氷所見之局也然世之君子每聞物理事變稍涉異常者輒斥之不信曰世豈有此理不知天地大矣無物不有今以已見所未達而[illegible]輒誣之爲無何其陋也昔魏文帝作

典論初學記無文流布後知其誤刊正之以魏文之博學猶有此誤況後人乎聖人之欲多聞而貴傳疑其以是夫

崇禎丙子歲登萊監軍黃孫茂奉 勑來我黃是江西建昌人壬戌進士爲人嗜酒踈闊領 勑日屢失禮而不自知沿途作詩不解平仄不知押韻到 王京有詩三首進于 殿下其一曰

御 命來至 鮮王宮秋雨淋淋降江東半日晴光已晝接斤雲騰踊忽驟風凉氣蕭瑟色少碧臺上花枝半謝紅莫怨風雨濕征衣欣沾

君王雨露中其二曰今年今夕是重陽此地此
情倍感傷宴上盡歡幾吹帽金花簪上喜正冠
階前黃菊半開放登樓遠眺玉山寒東邊烽烟
無消息強把茱萸醉霞觴其三曰曩来借信宿
恍惚若經年留連繁華色眺望佳山川尚方半
月祿倍勝萬頃田愛客意無窮臨別殊憮然首
末二章雖拙惡猶自押韵二章雜用陽寒韵誠
可異也黃公進士出身官位通顯而作詩如此
中華文明安在哉令人慨然然近歲華使来者
黷貨無厭而黃頗廉其長處亦不可掩也

古人詩騷[illegible]以婦人美惡比擬於君子小人如嫫母黃帝之妃無鹽齊王之后皆有賢德而特以貌醜故並蒙詆訕蓋婦人以貌為重故舉色而不舉德耳然孟光之賢未必過嫫母無鹽而又以醜名乃獨為詞人所稱道醜婦亦有幸不幸耶可笑偶讀李白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語謾記之

邵子觀物外篇曰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至哉言也此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戒慎恐懼之義相符

史記屈原傳曰濯淖汚泥之中 世人以淖為泥淖之義謂自濯於淖汚泥之中余甞疑古人造語不應如是而淖字訓義未能檢出偶看淮南子泰族訓曰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汚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於是乃知淖即潔清之義所謂濯淖者洗濯而自令潔清也又思之古文以治汙為汙治亂為亂淖字或如是蓋治淖而使不淖之義也

余少治文詞今已白首粗識蹊徑而遽以老病廢業豈天意欲局其地而不使更進耶生平著述

盡失於江都之難意謂無復遺者幸而復得之
所軼財十之一耳嘗妄自評隲曰詞賦學騷選
者六七篇當與麗朝李文順鴈行盖文順筆力
可畏而典則或不足耳古文合作者數十篇進
之中國則不敢厠諸東選亦不屑唯詩本晩學
而才亦不能勝學其所自信者氣能充體語能
暢意終不失步於小家數中未知後人題品處
我於國朝何等諸公間也昔趙營平自陳戰勝
方略君子不以爲非況文章小技豈以自述爲
嫌欲使後来子姓知其源委聊復云爾觀者幸

毋見罪

孔安國尚書序有爲隷古定之語解者不明人多未曉蓋顈者隷書古者科斗古文也孔壁書是科斗字故今以隷書寫古文而兼存隷古兩體以定其文猶後世真草千字之體也淺見如是謾録之

南止亭文名重一世而詩不甚工濯纓改葬挽長篇人所感稱然累語甚多如曰文章漢西京人物宋豊熈熈寧元豊謂之熈豊倒熈豊爲豊熈已極無謂况宋朝人物惟稱慶暦元祐熈豊之際滿朝皆安石之黨耳故元祐間有熈豊舊人

之目衖（？）豈人物之云何其謬甚也濯纓有知必以見誣爲恨余不得不辨

大提學有主文硯遞相傳授以擬禪家衣鉢按魚叔權稗官雜記玉堂舊有大石硏常藏于藏書閣每値大提學八玉堂科次諸學士課作則出而用之而已及南止亭袞主文別作一大硯如玉堂所藏者而置諸家及遞文衡傳于李容齋荇其後歷數公而硯猶留容齋家及鄭湖陰爲大提學容齋已卒夫人尚亡恙以硯送于湖陰曰此容齋意也自是例傳于主文者壬辰兵燹

之後漢陰李公購得之傳不〻李〻甫瞻瞻敗硯亦失
人謂此硯流傳百許年一經甫瞻之醜而遂不
全此實斯文一厄會云玄軒申公既以文用安
東馬肝石琢造如故樣由玄軒而傳之北渚金
公故事每文衡交任傳硯之際必有唱酬詩什
遂成文苑美事崇禎戊辰北渚觧文柄余以晚
進越次為其代北渚不肯傳硯于余而送于玉
堂堂吏來納焉聞者頗以為異余被譴出牧羅
州鄭愚伏經世代余典文明年余還朝愚伏以
疾辭遞辛未夏余復為其代時愚伏已南歸故

前後皆不得舉傳硯唱酬故事及癸酉余疾甚
辭文衡得 允而完城崔公代之將送硯余力
疾占一律以贈曰空門衣鉢有宗風藝苑相傳
事頗同妙手各拈銀不律文心聊託石盧中齊
盟再主慚前輩巧匠傍觀笑拙工從此騷壇倍
精彩朔方旗鼓得元戎完城和章經亂失稿可
惜也已

天地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寅會中開物以前
二萬七千年戌會中閉物以後一萬六千二百
年合為四萬三千二百年其間人物生息者幾

有八萬六千四百年耳
唐堯起於巳會之末歷一百四十年而至夏禹八
年甲子始入午會歷三千八百四十年為天啓
甲子午會未盡者尚有六千九百餘歲